

吳漁山的明遺民形象

章文欽*

明清易代之際，中國社會經歷了“天崩地解”，“陵谷海桑”的巨變。清朝統治者在建立其統治的過程中，殘暴鎮壓迫害漢族人民，嚴重摧殘漢族先進的經濟文化，在中國歷史上造成空前的浩劫。具有正義感和愛國心的漢族士大夫，“其剛烈清正之氣，大則發為死事之忠臣，次則隱為肥遁之志士，……斂跡巖穴，一往不返。或為袁閔而土室自封；或為范粲而柴車終老；或為唐珣、謝翱而夜哭西臺，涕灑冬青；甚或戢影方外，如雪庵和尚之流。”⁽¹⁾順治、康熙年間，在全國形成一個頗有影響的明遺民階層。他們砥礪氣節，講求學問，在文化、學術和文學、藝術等各方面，留下了一幅幅豐富多彩的人生畫卷，成為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的一部份。吳漁山就是明遺民中的一員。

康熙間卓爾堪輯遺民詩，大約多注意老一輩的遺民，而未將吳漁山等新一輩的遺民收入其中。至民國初年，張其淦作《明代三千遺民詩詠》，漁山見於該書二編卷三。1936年，陳垣先生在〈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一文稱：“漁山明之遺民也，生瞿式耜之鄉。永曆之亡，漁山年三十矣。《墨井詩鈔》託始於〈無端〉，曰：‘十年萍跡總無端，慟哭西臺淚未乾。到處荒涼新第宅，幾人惆悵舊衣冠。’漁山蓋有隱痛也。”⁽²⁾其後鄧之誠先生輯《清詩紀事初編》，以明遺民為前集，吳歷（字漁山）見該書卷一，謂：“歷詩為畫名所掩，而人品又為詩畫所掩。今稱歷者又重其傳教。豈知當日入道，含辛茹苦有不可喻人者哉。”⁽³⁾蓋謂漁山當日入道，如其他遺民之逃禪，亦“有所托而逃”也。

筆者受前輩學者的啟發，擬從交遊及其志節兩方面，對吳漁山的明遺民形象作一個初步的描述。

漁山之師友多為遺民

一、同里師友

吳漁山生於崇禎五年（1632），明亡時年僅十三歲。然其家鄉常熟，在明清易代之際，既為人文薈萃之地，且多忠烈志節之士。這對於漁山早年學問人品的養成，有殊重要的影響。茲僅就文獻有徵，與漁山有直接往還者言之。

順治年間，有張春培者，精於醫道，活人無數，不慕榮利。依虞山築室而居，名花竹樹，遍繞其廬。時以詩酒自娛，意致灑如。吳偉業稱其為“幽人”、“處士”，錢謙益謂其“有古隱君子

風”。十六年己亥（1659）秋，其草堂忽產紫芝數莖，觀者以為休徵美報，成歌詩以紀盛。漁山為作〈岑蔚居產芝圖〉⁽⁴⁾，吳、錢皆有題詠。兩年後，漁山又題贈四言古詩一首。同年，在圖上題贈的另一首四言古詩，題者稱畫主為“春培老表侄”，自署“珠頭陀嚴杖”。

嚴杖為嘉靖間大學士嚴訥裔孫，崇禎間大學士文震孟之婿，順治初年領導常熟人民抗清的忠義之士。據錢陸燦《常熟縣志》載，嚴杖字子張，少穎悟，工書畫篆刻，有膂力，善騎射。崇禎七年（1634）進士，授信陽知州，與“流寇”作戰，屢有斬獲。以對上官失於迎送被劾去職。十七年（1644）薦起兵部主事，丁內艱未任。“入國朝，

* 章文欽，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為作者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第8屆（2001-2002年）學術研究獎學金所做課題研究的論文之一。

巡撫江南土國寶、總督三省馬鳴珮皆特疏題薦，疏語鄭重，以桐江、隆中為比。忭念衰老遺民，受舊恩不樂仕進，累請固辭。”⁽⁵⁾將其視為遺民，而略其抗清一節。成書於順治五年（1648）的《海角遺編》所載正可補其缺略。

《海角遺編》載稱，順治二年乙酉（1645）五月，清兵下江南，破南京，南明弘光朝覆亡。常熟知縣曹某棄官而逃。縣丞馬某獻圖籍迎降。閏六月，巡撫土國寶委陳某來縣攝主簿印，郡中發告示至，限軍民人等於三日內剃髮易服，改滿洲式，纔准歸降，邑中人情洶洶。至期，士紳百姓聚集者萬餘人，盟誓斷不剃髮改裝。殺死主簿陳某，倡舉義兵抗清，共推弘光朝兵部職方司主事嚴忭主義兵事。忭三讓乃許，捕殺清兵間諜，大修戰守之具，並在城外設營巡哨，以圖進取。駐守福山的明軍及民兵數千人歸之，聲勢大振。

然因劣紳時敏等忌嚴忭獨攬兵權，向駐守崇明的明室義陽王進讒，檄胡來貢將忭拘捕，囚於福山。後雖為部下解救得脫，嚴守之具已盡被改易。清兵猝至，忭孤軍戰於城外。來貢閉城自保，坐觀成敗。時敏棄營先逃，清軍奪營內炮火，轟倒城牆，縣城遂陷。來貢逃往福山。時敏逃至毛子晉家，為鄉兵擒殺。忭率義兵堅持至八月，巡撫土國寶命提督汪某督勁兵二千五百人進剿，忭迎戰於華蕩，兵敗軍潰，躍入水中遁去。⁽⁶⁾嚴忭大約在抗清兵敗後遁入佛門，披頭散髮，為頭陀裝，自稱“珠頭陀”。這種裝束，與僧裝、道裝同為明遺民拒絕剃髮保持漢族衣冠而採用的一種服飾。

與漁山同有詩書畫三絕之譽的陳帆，應屬於同里中年歲稍長而輩分相近的遺民。陳帆字際遠，號南浦，又號蒙谷。漁山早年所作〈同陳南浦過橫塘〉詩句云：“危時不易論詩史，世醉寧知飲蔗漿。愛此一方煙水闊，後期垂釣送斜陽。”⁽⁷⁾將其引為足以遺世偕隱的知己。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春，陳帆六十壽誕，漁山作〈南皋圖〉，並題七絕二首以賀：“先生家住南皋曲，詩草松雲亂茅屋。牛耳詞壇六十年，天荒地老鬢猶綠。”“上日酒酣歌再賡，元龍豪氣未全平。近將田賣了婚嫁，笑指

春生五嶽行。”⁽⁸⁾第二首“元龍豪氣”云云，蓋謂其雖身居茅屋。貧無所有，仍然持守夙昔年的志節。同里孫藩題詩亦有“人欽高士風”之句。康熙《常熟縣志》人物傳將其列入隱逸，謂其“篤學好修，詩宗晚唐，畫宗梅道人，字宗柳誠慙。”⁽⁹⁾

陳帆早年的詩集名《山曉窗詩》，順治十七年（1660）錢謙益題稱：“勝國之季，詩莫盛於中吳，吾邑寥寥無聞。……十餘年來，後生俊民，握鉛懷素，摩厲以趨詞壇者，項背相望。陳子南浦，其一人也，陳子家貧而學福，齒壯而才老。……以余為識道之老馬，過而問津焉。”⁽¹⁰⁾可知陳帆亦與漁山同學詩於錢謙益，而他作為“十餘年來”摩厲以趨詞壇的“後生俊民”，其所作詩篇，必有像漁山一樣，以家國身世之感，發為激越蒼涼之音者。

大藏書家兼刻書家、汲古閣主人毛子晉，與漁山同學於錢謙益之門；其子華伯、斧季兄弟，則與漁山同隨陳瑚受業。漁山於毛氏父子，可謂二世之交。子晉居虞山隱湖（一名昆湖）之濱，以孝悌力田世其家。壯歲從謙益遊，深知學問之旨。崇禎末年，曾遍搜《宋遺民忠義錄》、《西臺慟哭記》及《河汾谷音》諸時，刻而傳之，不久遂有甲申、乙酉之變。因自歎：“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神憑依其間，即予亦不知其何為也。”明亡後，子晉杜門著述，“有淵明、樂天之風，與耆儒、故老、黃冠、緇衲十數輩……朝夕唱和以為樂。間或登眺山水，當其得意處，則留連竟日。”⁽¹¹⁾所刻之書，經史而外，並及佛典。吳偉業曾作〈木蘭花慢〉詞為壽，下闕云：“臥荒江投老遺民，兵後海田耕。喜柳塢堂開，月泉詩就，貰酒行吟。……百歲顛毛斑白，千年翰墨丹青。”⁽¹²⁾

子晉於順治十六年（1659）去世後，斧季兄弟能傳家學，有先人遺風。王士禛〈送毛斧季歸常熟〉詩云：“昆湖大真隱，金粟緬高風。桑海遺民老，襄陽耆舊空。人言虞仲里，又得小毛公。廿載淮南別，吳江幾落楓。”⁽¹³⁾漁山與斧季弟兄年齡相近，早年同學於毛氏隱湖草堂，同為在腥風血雨中成長起來的新一輩遺民，相互間的友誼一直保持到晚年。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漁山從上海返虞

山，為汲古閣毛氏兄弟作〈青山讀騷圖〉，題云：“夜雨新涼水半篙，小舡安穩載松醪。高人與世無還往，醉向青山讀楚騷。康熙癸酉春分三日，過隱湖草堂。喜晤汲古諸昆，素心晨夕，風雨聯床。觴詠之暇，出舊楮索畫，爰模黃鶴山人法，繫以一詩就正。精力向衰，自愧不逮古人遠甚矣。”⁽¹⁴⁾

與吳漁山同里同庚、同學於王時敏、王鑑之門，在中國繪畫史上同居清初六家之列的王石谷，歷來未被作為明遺民看待，其早年經歷，實與遺民無異。王石谷名暉，先世屬太原王氏一系。明清易代之際，石谷與漁山同在少年，即棄舉子業，拒應新朝之試，專心於畫，作為避世謀生之具，與漁山出處同途。青年時代又獲交年少一歲，同居清初六家之列的遺民畫家惲壽平，壽平為繪〈歲寒圖〉，有“寒花還與歲寒期”之句。時人亦將石谷與壽平同視為遺民。如袁啟旭〈觀石谷、南田兩先生畫冊作歌求正〉句云：“江山亂後景蕭瑟，六朝金粉誰能圖？……陵谷海桑何足云，等閒富貴徒紛紛。安能長傍二子在圖畫，世間萬事皆浮雲。”⁽¹⁵⁾漁山的授業之師、年長一輩的遺民陳瑚，有送石谷之金陵詩云：“臺城秋草暮雲殘，六代興亡雁影寒。無限傷心金粉地，憑君畫出與人看。”⁽¹⁶⁾可見早年的石谷被明遺民引為同調，故學畫於王時敏、王鑑之後，很快遍交前朝遺逸，加上二王的推挽，復得錢謙益、朱彝尊、宋荦、吳偉業、周亮工、王士禛諸耆宿之賞譽，以致聲名鵲起。

然而，石谷畢竟為熱衷名利之人，很快志滿意得，忙於應酬。王時敏曾為他擔心，謂“恐高名為累”，勸其脫離塵俗之擾。惲壽平亦對其以畫為市不以為然，頗有規諷。可是這兩位良師益友在石谷中年先後去世，漁山又忙於學道，蹤跡久疏。石谷至六十歲時，由於弟子宋駿業的推薦以布衣供奉內廷八年，主持繪製〈康熙南巡圖〉，康熙帝以為稱旨，由皇太子召見，贈以“山水清暉”匾額。石谷居京期間遍交朝中權貴，幾乎捲入清廷內部的權力鬥爭，終於固辭官職，帶姓名滿天下的畫譽還歸故里。對於石谷最終還歸故里甘為山人以沒世，漁山由衷地高興。石谷七十歲誕時，漁山作畫並題七絕

三首以賀，之一、二云：“與君自少江村住，暖翠浮嵐烏目山。”“年來癡絕爭輸我，筆底神來應讓君。”之三云：“還山端為學春耕，牛背從今歸計成。今日壽君還自壽，煙霞自古得長生。”⁽¹⁷⁾

二、四位師長

除了學詩於錢謙益之外，漁山早年還學儒於陳瑚，學畫於王時敏、王鑑，學琴於陳岷，這四位師長皆為明遺民，他們對於漁山學問人品的養成，同樣有殊重要的影響。

陳瑚字言夏，號確庵，江蘇太倉人。父朝典，字徵五。為學弘深肅括，居里授徒，終於康熙元年（1662），年八十二。錢謙益撰墓誌銘稱：“中歲，以其業傳子瑚，縱其遊學，歌〈伐木〉以命之。遭亂播遷，蝸廬牛欄，俯仰嘯歌，以成其子之志。……不信巫覡，不諱死喪，飾巾待盡，命大開門闔，吾魂氣當上昇於天。”⁽¹⁸⁾可知其父亦為遺民，能堪破人世間的生死榮辱，頗類晉賢陶淵明。

確庵幼承家學，淹通五經，負經世之才，凡河渠、漕運、農田、水利、兵法、陣圖諸書，無不研貫。中崇禎十五年（1642）舉人。入清絕意仕進，於太倉、常熟、嘉定等地鄉間聚徒講學。雖戎馬蹂躪之日，處荒江茅屋之中，講誦之聲不絕。著述宏富，兼工詩文。為文廉悍，尤善紀事。詩則辭酸意苦，寄託深遠。贈遺民徐枋詩句云：“窮途兄弟難成醉，故國風霜易入哀。雪滿山中蘇武窖，月明江上謝翱臺。”遺民宗完豫〈憶昔行寄陳確庵〉詩則云：“聞君書劍下荊州，鄂渚風煙亂素秋。仲宣重見登樓作，賈誼還添弔屈愁。肅皇龍飛走楚甸，佳氣蔥蔥五雲見。天子南巡歌大風，群公玉帛趨行殿。御道當年警蹕嚴，紫禁重來芳草遍。風光仍似舊，人物已疑非。到處登臨腸欲斷，每逢戎馬淚霑衣。遊子思親返故鄉，承歡彩服侍高堂。白白江漁供夕饌，翩翩詞賦滿歸囊。”⁽¹⁹⁾蓋謂其在順治年間一度赴楚，憑弔南明永曆君臣抗清的遺蹟，滿懷悲愴，發而為詩。然後返回故鄉，奉侍高堂，以遂菽水承歡之願。

王時敏字遜之，號煙客，與確庵同里。先世屬太原王氏一系。祖錫爵，萬曆間官大學士。父衡，

以進士第二人及第。時敏年二十三，承祖蔭為尚寶丞，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禎十三年（1640），年四十八，引病歸里退居。清兵下江南時，與吳偉業率太倉父老出城迎降，以免屠城之禍。入清後，於歸涇築西田別業，與友朋吟詠其間，或作畫自娛。以父執事錢謙益，請業甚謹。謙益〈西田記〉謂其“家世相韓，身居法從，宸章昭回，行馬交互，大田卒獲，甯無周京離黍之思？嘉賓高會，或有青門種瓜之感。”⁽²⁰⁾遭民徐開任〈贈王太常煙客〉詩云：“曾侍先皇太乙壇，昆明復見劫灰寒。一樽陶令猶思晉，五世留侯未報韓。擇地懶霑新雨露，避人還嫉古衣冠。揮毫欲寫雲林意，賸水殘山不忍看。”⁽²¹⁾皆寫其故國之思。時敏〈七十自詠〉之二則云：“恩波太液浩無津，每詠秋懷倍愴神。竊祿五朝叨法從，偷生七秩愧遺民。身因頑健翻為累，時際艱難轉幸貧。傳笏當年稱倖事，夢華今已隔前塵。”⁽²²⁾則為自傷身世之作。

時敏長子挺，子周臣，號減庵。明季為學官弟子，與陸世儀、陳瑚相師友。崇禎末以蔭補中書舍人，未幾請歸養。“入國朝，閉門欲軌。詔舉賢才，當事欲以公應，辭不就。”卒後里人私謚貞文先生。“學使陳魚門批其事實冊：‘正學直躬，著述明道。仁心儉德，利濟及人。’表揚公一生氣節文章備矣，入縣志隱逸傳。”⁽²³⁾亦二世遺民矣。時敏晚年困於賦役，加之兒女眾多，婚嫁為累，家計蕭條。自謂報恩前朝，可及身而止。命子孫出而應試，後嗣科第疊起，第八子揆，康熙末官大學士。孫原祁官至戶部侍郎，以善畫供奉內廷，鑑定內府書畫，充《佩文齋書畫譜》總裁。本來，王時敏和王鑑的繪畫師承董其昌，繼承唐宋以來文人畫的傳統，合稱“二王”。其後又與王石谷、王原祁合稱“四王”。然自石谷先以布衣供奉內廷，原祁以高官繼進，“四王”畫派遂成為清代宮廷繪畫的主流。此則為時敏當年所未能料及。

王鑑字玄照（後以避康熙帝諱改字圓照或元照），號湘碧，與時敏同里，先世屬琅琊王氏一系。祖世貞，萬曆間官南京刑部尚書，為一時文壇領袖。父士琪，萬曆進士，官至吏部員外郎，因黨

爭牽連下獄削籍歸里，抑鬱以終。鑑年三十六補諸生。年三十八以祖蔭任左府都事，出為廉州太守。廉州珠池歷來由明廷派宦官監管，王鑑到任見宦官以開礦為名婪索珍珠，橫征暴斂，遂投書上司，請罷開採惡政，因而獲罪待勘。倖友人劉半芳與兩廣總督張鏡心為至戚，力為調護，以四十二歲的“強仕之年”放歸故里，屏絕聲色，不異老僧，為貧所累，浪跡江南，遠至薊燕賣畫為生。順治十年（1653）吳偉業在京，作〈送王玄照還山〉詩八首，之二、之三云：“始興公子舊諸侯，丹荔紅蕉嶺外遊。席帽京塵渾忘卻，被人強喚作廉州。”

“報國松根廟市開，公侯車馬煒如雷。疲驢一笑且歸去，刑部街前曾看來。”⁽²⁴⁾寫其身世之感及潦倒旅況。至順治十七年（1660），年六十三，於乃祖弇山園之北築室二楹，僅可容膝，窗外悉栽花竹，解衣盤礴，作畫其中。王時敏題額曰“染香”，遂自號“染香庵主”。王鑑晚年，王石谷攜弟子楊晉訪染香庵，楊晉為繪小影，石谷補景，繪其黃冠道服，坐於染香庵前花竹間。吳漁山作山水圖軸呈贈，並題詩云：“一雨初晴樹欲秋，溪頭小屋似漁舟。山童解得藏名姓，不敢披裘釣碧流。”⁽²⁵⁾王鑑八十歲去世時，“遺命以黃冠道衣殮”⁽²⁶⁾。黃冠道衣自元初即為宋遺民的一種服飾，因其猶不失為漢族衣冠，以之入殮，玄照亦足以見先人於地下矣。

陳岷字山民，又名砥，字石民。江蘇雲間（今松江）人。《虞陽畫苑略》謂其工畫。為程嘉燧高足，“寫意人物，意態天然。尤善鼓琴，得虞山正派。間為小詩，亦有別趣。”⁽²⁷⁾程嘉燧字孟陽，安徽新安人，僑寓嘉定，為明末嘉定四先生之一，與錢謙益有師友之誼。王時敏〈贈雲間陳山民〉詩云：“客遊苕苒忽經秋，硯匣隨身倚寺樓。風送梵音心寂寂，雨牽鄉夢夜悠悠。欲知道性琴中聽，為愛煙雲筆底收。珍重瓊樓頻折贈，愧無玉案可相酬。”⁽²⁸⁾蓋在山民客遊寄宿僧寺時，聽其彈琴，觀其作畫後所贈。

陳岷大約在明亡後取山民、石民為字，以寓前朝遺逸之意。其隱居之地為蘇州城對門外的葑溪草堂。吳漁山曾至吳門拜謁陳岷，遵囑作〈葑溪會琴圖〉，款題：“客路寡相識，花開獨訪君。葑溪常

在夢，琴水久無聞。月近門多靜，松高鶴不群。廣陵猶未絕，醉墨自殷勤。”“春日訪陳子石民，會琴於葑溪草堂，屬作〈葑溪會琴圖〉，用友人韻賦贈。”⁽²⁹⁾松鶴為長壽之徵，兼喻草堂主人的志節。廣陵用嵇康廣陵散之典，喻乃師的音樂造詣。而這夢魂縈迴的草堂，大約就是當年漁山學琴的所在。漁山於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作〈松壑鳴琴圖〉，款題：“憶予與天球學琴於山民陳先生，不覺二十餘年矣。予欲寫〈松壑鳴琴圖〉以寄意，常苦少暇。今從客歸，久雨初晴，僅得古人形似。”⁽³⁰⁾圖中草堂端坐三士，其中一士撩撥琴弦，正是當年漁山與天球從師學琴的寫照。此外，《石鼓齋書畫錄》卷二載漁山有〈微米山水圖〉，作於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款題“詩畫寄石民老友”⁽³¹⁾，蓋陳岷之於漁山，誼在師友之間。

三、其他交遊

在吳漁山的其他交游中，身為明遺民者亦不乏其人，他們對於漁山學問、人品的養成和志節的持守，亦有重要的影響。

惲壽平原名格，晚號南田老人。江蘇武進人。惲氏為武進鉅族，壽平曾祖紹芳，嘉靖間與王世貞為同科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參議。堂伯厥初，萬曆進士，官至湖廣按察使；與另一堂伯本初（名向）、堂叔于邁及壽平之父日初，皆以學問、節操有名於時，明亡後皆為遺民。日初字仲昇，號遜庵，又號黍庵。早年問學於大儒劉宗周，為復社名士，負經世之才。崇禎末年，曾應詔上備邊五策，未被採納，歎事不可為，歸隱浙東天臺山。乙酉後輾轉浙江、福建、廣東，參加南明抗清鬥爭，失敗後削髮為僧。亂定歸里，僧服講學以終。

壽平從十四歲起便隨其父流亡各地，投身抗清鬥爭。年十六，在閩北建寧之役，長兄戰死，二兄失蹤，自身被俘。後被清閩浙總督陳錦收為養子。四年後陳錦被殺，錦妻攜壽平扶柩歸葬，途經杭州靈隱寺，大作佛事，為陳錦超度亡靈。壽平從僧眾中發現其父。經該寺住持具德和尚設法，謂此子慧根極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壽平放棄錦妻為其安排的承襲爵位遺蔭享受榮華富貴的生活道路，

毅然落髮寺中。不久奉父歸里，以賣畫為生。友人或憐其潦倒困頓，勸其另謀出路，壽平斷然回絕：“唯出處一事，大節所在，未可苟然。白璧之玷，何如其無玷也。”並規勸侄兒與自己同守志節，寧願餓死也不出仕清朝：“吾所以欲汝忍死同守一意，不欲汝出門向匈奴輩丐米粟者，正以汝祖在，勿敢有尺寸逾越耳。不然吾何癖愛此賤與貧，而欲以身殉之，至九死而猶不忍舍耶？”⁽³²⁾壽平因父親年老，多來往於離家鄉較近或商業繁盛的蘇州、揚州、南京等地賣畫。康熙十七年（1678）日初去世後，家境益困，為完租賦，作畫甚勤，然“性落拓，遇知己，或匝月為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片花也。”⁽³³⁾生計終難免於困頓。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為完舊欠，抱病赴杭州賣畫，在杭度歲。次年三月，病劇返里，抵家越日而卒，年五十八。壽平工詩、書、畫，人稱“南田三絕”，亦擅音樂，才藝頗類漁山，而與石谷交最深。據其《鷗香館集》卷一二〈畫跋〉載，在順治十三年至十七年（1656-1660）間，漁山曾與壽平、石谷及沈顥、高簡等六人合作畫軸。⁽³⁴⁾

唐宇昭又名禹昭，號半園。與壽平同里。高祖順之，為古文大家，世稱荊川先生。宇昭遊於孫慎行之門，中崇禎九年（1636）舉人。明亡後與弟宇量偕隱，逍遙翰墨，不復問世，有司迫上公車，中途遁歸，人稱“唐氏二難”。於漁山、壽平、石谷早歲即引為忘年之交。康熙七年（1668），宇昭為漁山詩《桃溪集》作序，謂漁山有古君子之風，其詩嗣響唐音，畫得宋元神髓，皆為知人之言。漁山中年以後，曾憶其客居毘陵（武進古稱）許之漸補處堂，過唐氏靜香齋飽觀手臨元王蒙（字叔明）名槌〈夏日山居圖〉的情形：“毘陵唐氏，世藏叔明〈夏日山居圖〉，其款識：‘戊申二月，為同園高士畫於青桷陶氏之嘉樹軒。’予時客於許氏補處堂，與唐氏靜香齋祇隔一舍。其畫不肯借過。予就而觀之，筆墨景界，逼肖巨然，非山樵本色也。予得飽觀，又得手臨，至於年月，同在戊申二月，是何奇也！”⁽³⁵⁾並為宇昭作山水圖軸，款題：“廿載心懷積未傾，擬將圖畫寄茸城。思君文字清宵讌，侯

府杯中月最明。”“詩畫寄懷半園先生。”⁽³⁶⁾茸城即松江華亭，蓋為半園客遊之地。

冒襄字辟疆，號巢民。江蘇如皋人。父超宗，以進士官至副使。辟疆在明末為副貢生，與方以智（字密之）、侯方域（字朝宗）和陳貞慧（字定生）合稱四公子，以氣節相砥礪。明亡不仕。韓茨志其墓稱：“既而定生、朝宗相繼歿，密之棄官為僧以去，而先生獨存，亦無意於世矣。家故有國池亭館之勝，歸益喜客，招致無虛日，館餐惟恐不及。其才雋者愛之如子弟，客至如歸。而家日落，園亦中廢。主人遂如客，幾無所歸，亦不自悔也。晚益以圖書自娛，克享大年以終。自先生歿而東南故老遺民之風流餘韻於是乎歇絕矣。”⁽³⁷⁾辟疆卒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八十三。其後人廣生（字鶴亭）藏漁山所書楹帖云：“皎月鋪銀，香塵散玉”；“明燈作畫〔畫〕，永漏如年。”傍署：“巢民先生撰句，即席素〔索〕書，辛未試〔歲〕燈夕也。吳歷。”⁽³⁸⁾楹帖書於冒氏去世前兩年，漁山年六十二。漁山之於辟疆，蓋屬才雋而愛之如弟子者，此帖正可慰其衰年落寞，稍療耽愛圖書之饑渴。

侯汧字記源，一字柅園，江蘇嘉定人。伯峒曾，天啟進士，官至右通政，順治二年（1645）為嘉定抗清領袖，城陷不屈死。父岐曾，太學生。峒曾殉節後奉母鄉居，枝梧家難鬚髮盡白。四年以藏匿抗清亡命友人陳子龍被逮，聞母赴水死，大慟，罵不絕口，受刃死。柅園於明亡後棄諸生，博極群書，究心經術。早歲與弟洵、涵，從弟演、潔、澍，稱“上谷六龍”。學使張能麟以高士旌其廬，卒年六十四，學者稱潛確先生。⁽³⁹⁾漁山於康熙十三年（1674）為邵點（蘭雪）作〈竹溪漁隱圖〉扇面，傍有許之漸題：“七夕後三日，柅園偕蘭雪年翁、漁山諸子，觀荷待月，用七夕韻。”⁽⁴⁰⁾

孟君易又字尹逸。湖北襄陽人。父輩移居江南。與王時敏、揆、原祁祖孫交凡三世。康熙七年戊申（1668），吳漁山等為繪〈孟君易行樂圖〉，圖中畫主鬚眉秀潤，手持羽扇，置身青松白石清流翠竹之間，有飄然世外之想。華亭張一鶴題辭：“君易道兄髮未覆額，余與其尊人交，即識其為聰

明絕世之人也。後值滄桑之變，君易棄鉛槧而從事交遊。徙居廣陵（揚州古稱）。四方之士樂與君易交，至其地即訪其居，一見傾篤。王公大人無不敬禮之。顧何以得此哉？君易無富貴貧賤之見橫於胸中，逢人輒披肝瀝膽。與之交者，皆獲益良多。以故交日盛，其名日著。”⁽⁴¹⁾君易蓋明亡後絕意仕進，優遊林下廣事交遊者。偶與王公大人交遊，在明遺民中不乏其人，祇要不失其度，不損其節，亦不失為一種生存策略，不足以害其為遺民。

劉獻廷字繼莊，號廣陽子。直隸大興人。生於順治五年（1648），居吳江二十餘年。康熙三十四年（1695）卒，年四十八。繼莊生於明亡之後，然一生不仕，以教讀著述終其身，所交多明朝遺逸，為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曆、財賦、軍器、禮樂、醫藥、書數、書數、農桑以及邊塞關要，無不留心。曾一度至京，與修《明史》及《一統志》，同萬斯同、顧祖禹等共事。全祖望為作傳稱：“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尚書（乾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⁴²⁾萬斯同為黃宗義高足，以布衣入明史局，對《明史》纂修貢獻最大。繼莊與之治學風格不同，而契合如此，蓋因其亦自視為遺民，以存前代之史自任。繼莊有〈贈吳漁山〉詩云：“漁人底事更漁山，春水輕舸去不還。彩筆有峰皆作嶠，金徽無調不潺湲。懷探秋月蟾光迴，枕壓浮雲蝶夢閒。慚愧武陵溪外客，飄風猶自向塵寰。”⁽⁴³⁾首句漁人更漁山云云，可證此詩於漁山出家修道之後，詩中對其道藝及精神境界推崇備至，結聯慨歎自己尚未獲得精神的歸宿。繼莊精於音韻之學，自蒙古、滿洲以至阿拉伯、印度、拉丁等語言無不留意，在學習拉丁文方面，與漁山正為同道，宜其對漁山之精神境界有充份的理解。

余懷字澹心，號無懷，又號鬢持老人、壺山外史，福建莆田人。留寓金陵，徵歌選曲。明亡後作《板橋雜記》，追憶金陵曲事甚悉，自比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為詩吐屬清雅，以氣象勝，有《味外軒稿》等。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將其列

入明遺民卷。漁山於居母喪時，集所作詩為《寫憂集》。澹心於康熙四年（1665）作序稱：“琴川吳子漁山，工寫山水，摹擬古人，得其神似，與王子石谷並美一時。然人徒知其善畫，而不知其工詩。人徒知其詩以畫掩，而不知其畫以詩傳也。今年五月同遊雪溪，觀其《寫憂》一集，襟情閒放，氣調蒼涼，拊掌吟詠，想見其解衣盤礴，放筆寫直幹時也。”⁽⁴⁴⁾可謂知人之言。雪溪為吳興（浙江湖州）的別稱。

王暉字丹麓，號木庵，浙江錢塘北里人。年十三補諸生。明亡後棄黻籍，杜門聚所藏書縱觀之。晚闢牆東草堂，雜植卉木，架重屋曰丹樓，吟嘯其中。康熙十七年（1678），京師貴人欲舉其應隱逸辟召，知其志不可奪，太息而罷。性好聽溪上松，又號松溪子。張其淦詠丹麓詩云：“北里產丹麓，東山築丹樓。九轉丹欲成，愛此松風秋。松上雲懶眠，松下溪水流。遂成聽松圖，一闕填千秋。千秋傲霜雪，至今孤松留。唯傳松溪子，千載心悠悠。”⁽⁴⁵⁾〈王丹麓聽松圖〉為漁山於康熙十七年所繪。⁽⁴⁶⁾圖中畫主衣冠高古，風神俊爽，以松石喻其人品高尚，以流泉寫其文章暢達。畫面和諧傳神，正是畫家與畫主心靈相通的完美體現。

此外，與漁山往還的隱逸之士至少還有二十人，是否為遺民仍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漁山之志節足為遺民

一、家世與出處

關於吳漁山的家世，吳訥〈吳氏譜圖序〉：“常熟去吳城百里，為吳屬邑。先君子嘗言：吾家世居是邑。元入中國，邑里被兵，宗族星散，譜牒亡失。吾曾大父誠庵府君艱關孑立，始自邑城東隅遷居文學橋子游巷言公故里之側，以至今。自是而上，不可得而詳矣。”⁽⁴⁷⁾文學橋又稱言偃橋。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以文學見稱。言公故里又稱子游宅，與文學橋子游巷同在縣城西北，宅內有墨井，水如墨汁。吳訥《海虞雜詠》之二〈子游遺址〉云：“勾吳昔要荒，俗鄙人不文。叔氏豪傑士，北學遊聖門。身通列四科，文學冠同倫。井湮宅已

荒，橋巷名猶存。至今里中子，千載霑遺芬。”⁽⁴⁸⁾對這位鄉賢表示由衷的敬仰。後來漁山以所居有言子墨井，自號墨井道人，亦表達了同樣的敬仰之情。

吳訥字敏德。七歲能誦五經，既長淹貫群籍。永樂間薦徵至南京，代襄城伯李隆撰〈河清頌〉，為監國朱高熾所賞。洪熙元年（1425），高熾即位，拜監察御史。出巡江浙，立宋高宗所書〈九經〉、〈論〉、〈孟〉斷碑，去秦檜所刊邪語，表岳飛之忠。明年巡貴州，有威惠，彝人安之。宣德五年（1430），陞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掌院事。持政能識大體。正統四年（1439）以老疾乞休歸里。著有《群書補注》、《文章辨體》、《思庵文粹》、《棠陰比事》、《詳刑要覽》及詩文集等。卒年八十二，諡文恪，從祀子游祠。康熙《常熟縣志》稱其“晚年道望尤尊，引接學者，動以古誼為勉。考其行事皆有實踐，恭儉廉靖，得之性成。官崇而不庇其家，望高而不駕其眾。完名高節，世鮮比倫，可謂篤道君子矣。”⁽⁴⁹⁾訥孫淳，字厚伯。正統進士。有古名臣忠孝風，擢御史，出理淮揚鹽法，以清謹振職聞，卒於官。曾孫堂，字子升。弘治進士，由知縣擢監察御史。正德初官大理寺少卿，以諫開邊釁忤正德帝及倖臣江彬，調雲南鶴慶府知府，有惠政。

漁山父士傑，為訥十世孫。錢謙益稱：“崇禎初，士傑輓漕歿於燕。”康熙《常熟縣志》則謂其“崇禎間以民運白糧至京而卒。”⁽⁵⁰⁾輓漕又稱兌漕，即將漕糧解運至指定的地點交兌。白糧為明代專供宮廷及京師官員所用之額外漕糧，徵於蘇、松等五府，由當地糧長解運京師。因徵收、起運與入倉時弊端甚多，成為江南五府的沉重負擔。其中起運與入倉之弊，康熙《常熟縣志》稱：“北運民解之苦，其累有三：一曰水腳之侵沒，一曰沿途之需索，一曰交納之留難。蓋北運守凍之苦，最為不堪者則漕船虛阻之故也。……漕卒怙其眾而驕其民，凡道路險阻之處，抑之不得過，曰：‘吾為官運也，宜先；而為民運也，宜後。’故將漕船擦損民船，鴉擁蜂攢，百計挾詐。民之畏軍如虎，而莫敢以身當。擔遲時日，以致守凍，是一年之役，常困

於兩年而不得還也。”⁽⁵¹⁾士傑正是這種苛政的犧牲品。明代的糧長制度，至這時已弊端百出，從中央到地方，從皇帝到胥吏，都伸手向糧長要錢要物。鄉紳仕宦可以享受優免賦役的特權，富民可以買通官府逃避徭役，結果是“貧民代供富民的徭役，被僉為糧長的絕不是真正上戶。”⁽⁵²⁾士傑在這時被迫擔任糧長，說明其家道已經中落。

漁山之母王孺人，據錢謙益於順治十七年（1660）撰〈吳節母王孺人贊〉稱：“孺人王氏，世虞山右族，嫁吳文恪公十世孫士傑。崇禎初士傑輓漕歿於燕。母年二十有三，撫三子皆成立。今年六十有六。官長咸旌其門。少子歷，能詩有聞，請余為贊。贊曰：蚩蚩生民，裸蟲之豕。惟節與義，為綱為紀。……虞山之王，吳寡高行。殉夫截髮，育子併命。雨血赭地，風毛白天。海水橫飛，冰玉凜然。”⁽⁵³⁾漁山雖為名家子，然自幼家中已中落，孤兒寡母，遭逢易代之際的變亂，其母撫育三子皆成立，其中艱辛可想而知。漁山〈六十吟〉有句云“幼病未離母兄眷”⁽⁵⁴⁾，對寡母的養育之恩終生難忘。

至於漁山早年的出處，陳垣先生稱：“李司鐸撰先生行狀，謂先生‘受業於陳孝廉確庵，學帖括，為邑諸生。’此沿《嘉定志》之誤也。〈墨井道人傳〉無是說。《虞陽科名錄》順治、康熙生員中亦無先生名。惟《國朝練音初集》謂先生為常熟諸生，《練川名人畫像》因之，《嘉定志》亦因之。常熟人著述如《海虞畫苑略》、《常昭志》均無是說。《海虞詩苑》稱先生為‘吳高士’，允矣。事關先生出處，不可不辨。”⁽⁵⁵⁾

以上所見甚確，筆者欲補充者，《國朝練音初集》和光緒《嘉定縣志》謂漁山為“常熟文學生”，所載蓋得諸傳聞，不若常熟人之真確，或將明末與清初之諸生相混淆。如光緒《杭州府志》卷一四五謂王暉“年十三補學官第子”，葉恭綽《全清詞鈔》卷六僅書“諸生”，這類事例，並不乏見。漁山於乙酉之變時年十四，是否已補諸生，文獻無徵，然其生平未嘗應新朝之試，則為事實。

陳確庵為崇禎朝之孝廉，入清已為遺民，非新朝之學官。而承明末私家講學之風，率其弟子，講

誦於荒江寂寞之濱，砥礪氣節，昌言古學于“夷狄之世”。其當日講誦情形，錢謙益〈錢梅仙詩序〉稱：“去吾村莊二由旬許，確庵子之學舍在焉。江鄉沮洳，蓬蒿薈蔚，確庵子偕其高足弟子梅仙錢子數十人，振衣岸巾，講道勸義，歌詠先王之風，若將終身焉。”⁽⁵⁶⁾謂漁山、梅仙及其同學從確庵受帖括，以應新朝之試，可謂淺人率見。陳垣先生〈墨井道人傳校釋〉一文，以張雲章《樸村文集》本和陸道淮刻《墨井詩鈔》本與李杕輯《墨井集》之〈墨井道人傳〉互校，謂李本“添字太多，文筆蕪穢”⁽⁵⁷⁾。此亦一例。清初的新一輩遺民很多正是在老一輩遺民私家講學的環境下培養出來的。確庵於順治十六年（1659）輯門人詩為《從遊集》二卷，實際上就是一部新一輩遺民名錄。時漁山未及門，故無其詩。至康熙三年（1664），漁山從確庵避暑虞山破山寺，刊詩亦名《從遊集》，確庵正丁父憂，為之序稱：“祥琴既屈，逝將遠遊，以寫鬱結，因選漁山之作而刻諸行囊中，意能從我者漁山也。”⁽⁵⁸⁾與《論語·公冶長》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海。從我者，其由與？”意正相近。確庵之許可意味嫉漁山作為新一輩遺民的身份獲得正式的承認。僅就這一點而言，確庵即無愧為漁山的授業之師。

二、與清朝的關係

漁山與應試或出仕清朝的士大夫之往還，據陳垣先生《吳漁山先生年譜》所列，證以其他文獻，略予敘述如下：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與漁山同里。漁山問業時，牧齋已屆風燭殘年。牧齋博通文史，旁涉佛典道藏，為學地負海涵，堪稱宗匠。早歲為東林眉目，頗孚人望。而仕途坎廩，屢遭貶竄。雖息影林下，猶醉心功名。為圓其宰輔之夢，始則鉤連馬士英、阮大鍼，入弘光朝為禮部尚書。繼則率隊迎降，入仕清廷，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雖不久歸辭，然大節已虧，身敗名裂。重新息影林下之後，牧齋對自己身仕兩朝，失節敗德，始終自慚自悔，自責不已。外雖自言遁歸空門，實自托於前朝遺老。既以保存華夏文明自任，著《列朝詩集》，而囑毛子晉刊行，借詩存史，以寄其故國之思，復明

之志。復與舊日門生瞿式耜、鄭成功暗通款曲，密謀復明。在鄭成功進攻南京失敗後，其至欲隨之流亡海外。其用心之苦，不但令明朝忠臣瞿式耜、鄭成功寬諒其晚節，而且令明朝遺民如黃宗羲、陳瑚輩寬其既往，往還如舊。即三百年後之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亦對其抱“同情之理解”，既哀其遇，復悲其志，在《柳如是別傳》中一唱三歎。有明於此，我們對吳漁山以明遺民而師事曾經失節的錢謙益，就不難理解了。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崇禎四年（1631）進士第二人及第，官至南京國子監司業。弘光朝起補少詹事，赴官二月歸辭。入清杜門不出，然猶主持文社，聲名益重。順治十年（1653），兩江總督馬國柱具疏力薦，入都補弘文院侍講，遷國子監祭酒。十三年（1656）丁母憂歸里。自後家居十四年，以詩禍、史禍，社盟、科場、奏銷、江上（鄭成功陷鎮江，攻南京之役）諸獄，屢歷憂危，惴惴莫保，然尤以其間成《春秋地理志》、《春秋氏族志》、《復社紀聞》、《綏寇紀略》諸書。卒於康熙十三年（1674），年六十三。遺命以僧服斂，題“詩人吳梅村之墓”。

梅村才望出處與牧齋相彷彿，其詩風行一代，入清緬懷故國之思。與漁山亦為忘年之交。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梅村與牧齋同為漁山《岑蔚居產芝圖》題款⁽⁵⁹⁾。漁山時年二十九歲。康熙九年（1670），漁山隨許之漸入京，作《高郵道中用梅太史韻》五律三首。梅村原韻即《高郵道中四首》作於順治十年入京時。漁山和韻者為第一、二、四首。⁽⁶⁰⁾梅村與王時敏、王鑑、陳瑚為同里知友，與牧齋更氣誼相投，推愛而及漁山為事理使然。

吳綺字園次，號聽翁。江蘇江都人。夙負才望，尤以詞曲名。順治九年（1652），由貢生薦授中書舍人。出任湖州知府，多惠政，人稱“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延致海內名士，山水遊宴無虛日，卒以此去官，後居揚州。有《林蕙堂集》。張雲章《墨井道人傳》載漁山“於書好法東坡。嘗遊吳興，謁其郡守。謁未即見，信步至一僧舍，得見東坡真筆《醉翁亭記》。喜甚，

即就其寮，質紙筆，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守遣人遍索墨井道人，無有也。……摹竟，欣欣若有得，弗告太守去矣。”⁽⁶¹⁾漁山則稱：“大癡《春山梵剎圖》……曩予客吳興，吳刺史招入墨妙亭，出此圖，匆匆一見，不遑臨之。追憶惘然。”⁽⁶²⁾可知漁山在吳興實曾謁見吳綺。

許之漸字青嶼，江蘇武進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官御史，號稱敢言，按奏有聲績。康熙初年，以出名為李祖白《天學傳概》作序，受楊光先劾西洋教士湯若望案波連罷官，四年（1665）歸里，與漁山往還甚密。九年（1670），湯若望案既白，青嶼奉詔進京，漁山隨同前往。次年，施閏章作《許侍御詩序》，述青嶼進京後，“會事格不果請，日與其友吳漁山用文酒相娛，放浪公卿耆舊間，棲遲浹歲，先生亦倦而將歸矣。”⁽⁶³⁾遂與漁山同歸。十一年（1672），漁山為青嶼作《槐榮堂圖》，尤侗、吳偉業、宋實穎諸家題詠，追憶青嶼之祖母與父許中丞軼事，以揚其先德。青嶼與漁山為忘年知友，得漁山贈畫獨多。其後漁山忙於學道，二人蹤跡久疏，至二十五年（1686），青嶼遂有“漁山罕過雀羅，老人感慨繫之”之歎。⁽⁶⁴⁾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曾祖國禎，泰昌、天啟間官大學士。至彝尊家已中落，變亂後尤貧。壯歲欲立名行，主山陰祁班孫、理孫兄弟，結客共圖恢復。魏耕與祁氏兄弟通鄭成功之獄，幾及於難，事解乃賦遠遊。以布衣自尊，十餘年間，遂負重名。康熙十八年（1679）應鴻博之試，授檢討，入直南書房。後以事兩度被褫。遂歸田，著述以終。有《曝書亭集》等。蓋明遺民之中道委蛇者，故論者惜其輕於一出，終傷鐵羽。漁山於康熙六年（1667）為彝尊作《江南春圖》，彝尊稱：“漁山先生為予作《江南春》卷，清麗如元人筆法，春山綿邈，蒼翠欲滴，野田茅屋，漁舟沙鳥，各有其致，而野人相訪，情話如在。恍如座我水村，不知身之在興境也。”⁽⁶⁵⁾

陳玉璫字賡明，號椒峰，江蘇武進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內閣中書。專力於古文，屬辭爾雅，亦能詩詞，有《學文堂集》。椒峰為許青嶼之婿，康

熙七年（1668）為漁山詩作序，謂其詩“一去雕鏤組織之習，率真自然。鍾嶸謂陶淵明詩出於應璩，余謂漁山詩實出淵明。雖然，漁山直自寫其胸中之景物已耳，何嘗依前人耶？”⁽⁶⁶⁾

錢陸燦字湘靈，號圖沙，江蘇常熟人。順治十年（1654），以前明貢生廷試候缺通判。十四年（1657），舉鄉試第二人，以奏銷案褫革。講學於揚州、常州、金陵之間，弟子通籍者甚眾，學者稱圓沙先生。卒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八十七。有《調運齋集》。陸道淮刻《墨井詩鈔》載陸燦《送漁山歸城南序》稱：“漁山邑人也，故余知漁山也稔。余三十餘年為東西南北人，所至處人渺不問漁山，余亦渺不為具述漁山之為人。及問其短長肥瘠，衣冠舉止，則惘然。余實未親炙漁山也。今年漁山始來常州，握手一大笑。漁山今之元鎮也。”⁽⁶⁷⁾將漁山譬為元末之倪高士。陳垣先生考其作於康熙七年（1668）八、九月漁山將由歸里之時。

許家承字師六，號來芙。江蘇江都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官編修。家頗富厚，有藏書。與先代耆舊蔣易、杜濬酬酢。有《獵微閣詩集》。曹爾堪字子顧，又字顧庵，浙江嘉善人。順治九年（1652）進士，官至侍講學士，以事罷歸。工詩詞，與曹申吉合稱南北二曹。漁山有《庚戌夏青嶼侍御同予北行，舟過廣陵，許師六孝廉招遊潯園，雨不果行，因感去春雨陰，聊用顧庵韻》，結聯云：“竹西空近笙歌地，風雨年來雅集疏。”⁽⁶⁸⁾庚戌為康熙九年（1670），《八家詩選·顧庵詩選》有《庚戌立夏前三日，同友人集許師六園亭，即席限魚字一首》，即漁山所用之韻。

宋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順治四年（1647）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卒於康熙十三年（1674），年六十。平生遭遇豐少屯多，為詩多愁苦之音。世與施閏章並稱南施北宋。康熙九年（1670）在京，〈題吳漁山倣吳仲圭畫〉詩句云：“吳生大雅人，清姿如野鶴。毫端走鬼神，古人庶無作。持贈萬里行，披圖儼酬酢。誦君遠遊詩，不減謝康樂。征鴻去悠悠，相望何寥廓？”⁽⁶⁹⁾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將此詩列於〈送許鶴沙皋長之任滇

南〉後，鶴沙即華亭許纘曾。本年湯若望案既白，與許之漸同時進京，授雲南按察使。陳垣先生疑此畫為漁山贈纘曾而作。

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順治六年（1649）進士。由刑部主事官湖西道，康熙六年（1667）裁缺歸。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儒，授侍講，轉侍讀。二十二年（1683）卒，年六十六。愚山於康熙十年出都前有關於漁山詩二首。〈題吳漁山畫〉云：“遠岫千層綠，輕帆一葉飛。橋邊過釣叟，雙鯉自攜歸。”〈謝吳漁山作畫〉：“茅屋溪山古木疎，看來真是老夫居。延陵高士如相訪，綠竹潭邊釣白魚。”⁽⁷⁰⁾

程可則字周量，廣東南海人。順治九年（1652）會試第一，部議褫革。後應閣試為撰文中書，遷戶部主事，擢兵部郎中，出為桂林知府。卒於康熙十二年（1673），年五十。漁山在京時，為可則作〈營丘早雪圖〉，可則贈漁山詩云：“漁山人不出山，揭來燕市仍鍵關。松枝壘柄自怡悅，為我泚筆開心顏。鵝溪一幅營邱似，積素凝寒半江水。長條拂地凍欲僵，有客孤舟去如駛。蘆葉蕭蕭風亂飛，千山翠色兼斜暉。此翁掉頭若解事，天地已閉人當歸。不然訪戴意亦適，歲寒蘭芷應須惜。多謝山人冰雪心，掛帆好向羅浮宅。”⁽⁷¹⁾訪戴、歲寒云云，頗以漁山為知己。且謂欲學漁山情操，掛帆歸隱羅浮。

胡國桂字怡齋，陝西人。吳三桂婿，康熙二十年（1681）死於雲南雲龍州之難。康熙十年辛亥（1671），宋琬有〈為胡怡齋題吳漁山畫山水〉二首，詩云：“幾曲清溪約略橫，翠微深處亂霞明。漁舟一葉穿雲去，身在山陰道上行。”“滿壁煙雲宗少文，臥遊空自擅奇聞。昆明萬里青山色，杖底何人得似君？”又有〈胡怡齋詩序〉稱：“余以順治甲午（十一年，1654）備兵隴右，維時平西親王駐軍漢中。……王之貴婿怡齋胡公，高列陝西鄉薦，其年方舞象，著作已膾炙人口。……今歲辛亥，始見怡齋於京邸。握手論交，如舊相識。……聲色貨利珠玉狗馬之好，無一足繫其心者，而獨操三寸柔翰，與騷人墨客角勝於單詞隻句之間，怡齋

則誠文士也。”⁽⁷²⁾

王士禎字子真，號阮亭，晚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詩格風流，吐辭修潔，倡為神韻之說，聲氣復足以張之，遂名盛一時。漁山在京時，士禎有〈題吳歷畫〉二首。其一云：“蟹舍漁灣入杳冥，遠山都似佛頭青。橙黃橘綠紛秋色，好笑輪鉤下洞庭。”⁽⁷³⁾又有〈吳歷修竹吾廬圖為汪季用題〉五言六句云：“讀書茅簷下，樂於奉朝請。澗邊清淺流，屋後檀欒影。借問輞川人，何如斤竹嶺？”⁽⁷⁴⁾

汪季用名懋麟，號蛟門。江南江都人。“以康熙丁未（六年，1667）進士，官舍人。每入直，攜書卷竟夜展讀。……夢十二硯入懷，遂以名齋。朱竹垞為之記。”⁽⁷⁵⁾有《百尺梧桐閣集》，其中頗有與何蕤音唱和之作。蕤音名元英，浙江秀水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授編修，官侍御，工書，京寓有古藤，漁山〈題畫贈何蕤音侍御〉詩云：“遠峰簇簇樹亭亭，落日啼烏繞畫屏。諫草避人焚卻後，紫藤花下寫黃庭。”⁽⁷⁶⁾亦在京時所作。

蔣弘道又名宏道，字扶二，號裕庵。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由檢討累禮部右侍郎、左都御史。漁山在京時為弘道作〈江天漁艇圖〉，款題：“移舟日日展漁罾，水面桃花過幾層？欲問仙源何處是，江天暮雨濕煙凝。”“曉窗新霽，題似裕庵蔣老先生。”⁽⁷⁷⁾

漁山〈墨井題跋〉稱：“叔明〈靜深秋曉圖〉設色絢爛，與〈秋山圖〉並美。……予得觀於劉尚書齋頭竟日，次早再訪不得。”⁽⁷⁸⁾康熙九、十年間京中無劉尚書，陳垣先生據李佐賢《書畫鑑影》卷二十著錄，王蒙〈靜深秋曉圖〉有“蕉林”及“棠村審定”鑑藏印，棠村為梁清標，直隸真定人，時官刑部尚書，蕉林其書屋名。其《蕉林詩集》有〈送許青嶼侍御歸毘陵〉詩，句云：“驄馬蕭蕭下潞河，上書歸去臥巖阿。側身天地浮雲滿，才子江湖謫宦多。京洛遊從憐舊雨，毘陵秋色入煙蘿。空囊剩有扁舟月，良夜無驚醉尉呵。”⁽⁷⁹⁾對老友進京仍不得見用，悵然歸里深表同情。清標既得此軸，宜漁山得見之。故劉尚書當為梁尚書之訛。

陸求可字咸一，號密庵。江蘇山陽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授裕州知州，入為刑部員外郎，出任福建提學僉事，陞布政司參議，未上任而卒。黃宗義為撰〈參議陸公求可墓碑〉。漁山於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四月初一日為密庵作〈做梅巨兩家〉軸，款題：“林深禽鳥樂，塵遠飲松清。癸丑清和朔日，用梅巨兩家法為密庵老先生。”⁽⁸⁰⁾

汪士鋐字文昇，江蘇長州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狀元，授編修。歷右中允，入直南書房。漁山於十五年丙辰（1676）作〈仿宋元山水〉八開，士鋐題“遊賞無窮”四字。⁽⁸¹⁾

侯開國字大年，一字鳳阿，江蘇嘉定人。為侯汾季弟涵子。受業於陸元輔，學務博覽，詩雄深樸老，為礪城八子之一。既壯，“入太學，試京闈，又試吏部，當得通判州事，非其好也。久之不自得，慨然有歸隱志，思築室家園之葉池。葉池者通政公（峒曾）與二子（演、潔）自沉以死忠孝者也。將列樹梧桐，以數椽居其間，名以鳳阿山房。請友繪為圖。”⁽⁸²⁾漁山與梅庚皆曾為繪〈鳳阿山房圖〉，漁山所繪作於康熙十六年（1677），並題七絕五首以贈，之四、之五云：“回首當年鸞鳳遊，卷殘孔語獨幽憂。商歌激烈寡相和，簪纓拋卻醉山丘。”“而今所適惟漫爾，與物榮枯無戚喜。深林不管鳳書來，終歲臥遊探畫理。”⁽⁸³⁾並請朱彝尊題額。後山房雖未建成，海內名流題圖殆遍，一時稱為盛事。大年後以授徒著述終其身，年七十餘猶神明不衰。而漁山此圖，堪稱平生傑作，石谷在四十二年（1703）題稱：“墨井道人……此圖為大年先生所作，越今已二十餘年，尤能脫去平時畦徑，如對高人逸士，沖和幽澹，骨貌皆清。當與元鎮之獅林，石田之奚川並垂天壤矣。余欲繼作，恐難步塵，奈何奈何。”⁽⁸⁴⁾

漁山〈鳳阿山房圖〉中有孫致彌題稱：“大年表弟自號鳳阿，常欲買地數百弓，環植梧竹，讀書其中。虞山吳漁山先生為繪〈鳳阿山房圖〉，余繫以二絕句，求同志諸君子屬和贈之。”⁽⁸⁵⁾孫致彌字愷似，號松坪。亦嘉定人。明登萊撫孫元化外孫，與大年並列礪城八子之一。康熙初年，膺薦奉使採訪

朝鮮文獻，賜一品服。二十七年（1688）成進士，官至侍讀學士。有《秋左堂集》，修《佩文韻府》，出力尤多。

王掞字藻儒，號顥庵，時敏第八子。康熙九年（1652）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有《西田詩》，詩非所長，然眷懷故舊，情勝於文，有贈余思復、惲壽平詩。丁父憂時，以二人為客。康熙二十年（1681）丁憂在籍，有〈二月八日吳歷所，招集梧香溪屋，分限閒字〉，句云：“吟古正憐人臥病，地幽堪借酒消閒。花飛歷亂溪光碧，莫厭攜筇數往還。”⁽⁸⁶⁾

宋實款字既庭，號湘尹，江蘇長洲人。早歲曾入復社。順治八年（1651）舉人，官興化縣教諭。有《讀書堂詩鈔》、《老易軒文鈔》。康熙二十二年（1683）漁山自澳門返江南後，實穎為《三巴集》作序稱：“漁山從學有年，詩畫及書法皆妙天下。近復留心心學，優遊自足。”⁽⁸⁷⁾

尤侗字同人，號悔庵，又號西堂老人，江蘇長洲人。順治九年（1652）由副貢授永平府推官，以“擅責旗丁”罪名降調，辭官鄉居。康熙十八年（1679）中博學鴻儒，授檢討，入明史館，撰志傳三百餘篇，及《明史新樂府》、《外國竹枝詞》。有《西堂全集》等。為《三巴集》作序稱：“予在史館，纂《外國傳》，見其風俗瑰怪，心甚之，因作《竹枝詞》百首，以紀其異。今吳子漁山所詠澳門，其地未離南粵，而為外國貢市會聚，耳目所遇，往往殊焉。使子雲復起，必齋油素錄其方言，而惜予之未及備也。”⁽⁸⁸⁾真有自愧不如之歎。

張雲章字漢瞻，又字倬庵，江蘇嘉定人。國子生，自少力學，搜覽百家。遊京師，從陸隴其習程朱之學。為徐乾學校勘《宋元經解》，為都御史李枏增注《南北史》。曾先後致書大學士徐元文、李光地，為陸隴其、張伯行申辯。康熙五十二年（1713）詔求巖穴之士，應詔入都，既而事寢。工部尚書王鴻緒薦充尚書館分纂官，書成議敘知縣，不謁選。雍正三年（1723），辭薦孝廉方正。四年（1726）卒，年七十九。學者稱瑞文先生。雲章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撰《墨井道人傳》，為關於

漁山最早的傳記。

陸廷燦字扶照。父培遠，字開倩，號陶圃，嘉定人。廷燦以諸生貢例選宿松教諭，遷崇安知縣，曾參今法，續陸羽《茶經》，徵引繁富，類切實用。漁山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嘉定為廷燦寫〈陶圃松菊圖〉，款題：“漫擬山樵晚興好，菊松陶圃寫秋華，研朱細點成霜葉，絕勝春林二月花。陶圃先生長君扶照，索寫叔明凡四載，不以迫促，蓋知繪事之難，而念予道修之少暇也。廿七日雪窗畫成，托上游寄去。”⁽⁸⁹⁾上游即漁山弟子陸道淮。

上列應試或出仕清朝之士大夫，多屬文墨風雅之士，其中不乏懷故國之思，或高蹈塵外之想者。漁山與之往還，多在旅京時隨許之漸酬酢相識，多屬筆研翰墨之緣，不害其為明遺民。

清朝官員中與漁山並無直接往還而在漁山詩中有所提及者，則有朱之錫、湯斌和宋肇。漁山赴京途中有〈南陽道中見紅蓮綠柳賦此〉詩云：“數家小聚傍西塍，柳外橋通路幾層。白藕香中生計好，小船撒網大船罾。”題下原注：“柳為故司空朱梅麓先生手植。”⁽⁹⁰⁾南陽指山東泰山以南汶河以北地區，為運河所經之地。朱之錫字孟九，號梅麓，浙江義烏人。順治三年（1646）進士。順治十四年至康熙五年（1657—1666）任河道總督，卒于官。多惠政。宗琬有〈上總河朱太保梅麓先生〉詩二首，句云：“神京飛挽仰河堤，禹宅司空職貢齊。十有二州勞赤舄，八年三過錫元圭。”⁽⁹¹⁾漁山南陽道中所見即為梅麓惠政所遺，故睹物思人，形諸吟詠。

漁山自澳門返江南後，與蘇州沈惠于等唱和，《三餘集》有〈次韻雜詩七首〉，之三句云：“忻見官除妄，絕無衲叩扉。不求聞薦達，懶解舊腰章。”⁽⁹²⁾首句陳垣先生謂指湯斌毀淫祠事。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陽人，嘗從孫奇逢遊，篤守程朱理學。順治九年（1652）進士，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684-1686）任江寧巡撫，駐蘇州。曾上〈毀淫祠以正人心疏〉稱：“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為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驚，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

止數十百萬。……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癢，必曰五通將聚為婦，而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為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⁹³⁾昭槴紀其訪明遺民徐枋事稱：“徐中允汧既殉明節，其子俟齋昭法不仕本朝，隱于支硎山中。公重其品，屏除騶從，徒步訪之。俟齋辭以疾，公徘徊門外，久之始延入。待以粗糲，公為之醉飽，時人兩賢之。”⁽⁹⁴⁾陳康祺則謂其“內擢去蘇，敝簾數層，不增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祖行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當時輿評，謂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⁹⁵⁾

漁山〈七十〉之二句云：“不願人扶迎貴客，久衰我夢見前賢。”⁽⁹⁶⁾陳垣先生謂：“宋犖無吳十四年，號稱振拔名流，總持風雅，一時詩人畫客，奔湊其門，然先生與犖無一畫一詩相酬答。先生〈七十〉詩所謂‘不願人扶迎貴客’，蓋有所指也。”⁽⁹⁷⁾宋犖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丘人。康熙三十一年至四十四年（1692—1705）任江蘇巡撫。易宗夔謂其撫吳時，“嘗修滄浪亭，刻《滄浪小志》，又修唐伯虎墳。然施政多不恤輿情處。其撫署東西兩轅門，榜曰：‘澄清海甸’，‘保障東南’。時有加三字成聯句云：‘澄清海甸滄浪水’，‘保障東南伯虎墳’。亦謔而虐矣。”⁽⁹⁸⁾

漁山雖以閒雲野鶴之身，為世外高人，然於清朝官員之為人行事，尤存是非貶褒之見，其態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百姓的愛憎。

漁山《三餘集》又有代遠西先生謝恩詩二首。其一〈代遠西先生謝恩賜飲葡萄酒漿並青緞白金〉云：“丹陛呼臚二遠臣，葡萄滿賜一杯春。天顏喜近知君貴，玉語忻聞慰道貧。縑帶御爐香篆下，分金扇月射光新。秣陵駕幸霑殊寵，奪錦無才愧客身。”⁽⁹⁹⁾陳垣先生《年譜》謂其作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第二次南巡時。方豪先生據《熙朝定案》記康熙二十三年（1684）“仲冬朔日，上駕幸金陵，百官父老簇擁趨迎；是時傳旨問：‘天主堂在

何處？’諸父老奏云：‘在旱西門內。’次三日……皇上遣別位侍衛至常，傳呼往見；汪、畢二先生俱坐輿齊行，隨攜方物四種。……蒙皇恩賜汪如望、畢嘉每位青紵白金。……特賜各飲葡萄酒一杯。”與詩題謝恩賜者葡萄酒漿、青緞、白金三事正合，故將此詩繫於是年。⁽¹⁰⁰⁾應以方說為是。

其二〈代謝駕過昭事堂前駐蹕柔問兼賞詩句〉云：“堂前街靜少塵埃，駕過從容問幾回。詩句笑看留御府，姓名忻閱下烏臺。旌旗晴拂當門擁，爐篆花迎入戶來。拜手執香同父老，歡聲歌祝似春雷。”⁽¹⁰¹⁾陳垣先生《年譜》謂其作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路過杭州天主堂，遣內監入問。堂中教士潘國良赴蘇迎駕未晤，當為代潘國良作。然筆者查以《熙朝定案》為藍本的《正教奉褒》，在記十一月初一日汪、畢二教士接駕事之後載稱：“初四日，鑾輿啟行，出漢（旱）西門，畢嘉、汪汝（如）望於天主堂前設案跪送，手捧黃袱，內函謝恩詩進呈。上駐蹕堂門，諭令接收，啟袱賞覽。天顏喜悅，良久啟行。”⁽¹⁰²⁾所記與漁山詩相合，故此詩時間在上一首之後，皆為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時在南京所作。

通過以上二首詩，漁山與康熙帝亦結下翰墨之緣。然就此事性質而言，畢竟屬於天主教會與清廷之關係，漁山不過代西士作詩而已。較諸石濤於康熙二十三年和二十八年兩次至行在見駕，尤不害其為遺民。

三、養親與生計

漁山入清棄舉子業不能如學官弟子之食廩餼，更無仕途俸祿可言。當時的士人生活普遍貧困，戴名世曾謂：“余惟讀書之士，至今日而治生之道絕矣，田則盡歸於富人，無可耕也；牽車服賈則無其資，且有虧折之患；至於據皋比為童子師，則師道在今日賤甚，而束脩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¹⁰³⁾

明遺民之貧困，又較一般讀書之士為甚。以漁山為例，《三巴集·聖學詩》被李枋輯《墨井集》時刪去的兩首，皆寫其亡妻。〈贊聖若瑟〉之二句云：“茹苦勤勞三十年，家寒擔荷謝無愆。……淨配瞻依慰自倍，慈君呵護寵難言。”〈澳中有感〉之三云：“牛衣臥聽小兒啼，未得無情亦自迷。天

地由來終寂寞，霑巾何事為亡妻。”⁽¹⁰⁴⁾寡母寒家，加上妻兒之累，使漁山早年過妖牛衣對泣小兒啼饑的貧困生活。所倖者妻子是一位勤勞刻苦，甘於貧賤，尊老愛幼，扶助丈夫的賢妻良母，默默無聞地擔負起生活的重擔，令漁山感到無限的安慰，亦令寡母滿懷深情地憐惜。漁山題〈墨竹圖〉之〈冒雨過白沙湖〉詩云：“天寒滿湖雨，獨棹東歸急。遙望水邊村，蕭條暮煙濕。家人應候我，深映柴局立。”⁽¹⁰⁵⁾天寒日暮，滿湖風雨，為謀生而在外奔馳的漁山，歸心似箭，因為在那充滿溫暖的寒家，寡母和妻兒正在等待他歸來。

漁山當年與家人歡聚的情形，〈除夕二首〉句云：“老大恰逢貧且守，宵來玉漏強須寬。”“臘雪階除看又殘，貧家觀聚歲時難。”〈元旦二首〉句云：“朝來新節舊衣荒，懶見人登墨井堂。”“盡日蓬門款不開，輕呼兒筆試題梅。”⁽¹⁰⁶⁾

漁山早年養親與生計，就寄託在他的畫筆上。張雲章謂漁山“念無以給母氏之養，尤專意於畫，人爭購之，漁山度可以奉堂上，即不輕出也。”李杓則謂漁山“以畫之可取潤以奉母也，尤致力於丹青。”⁽¹⁰⁷⁾商業發達的蘇州、揚州等地，便留下漁山賣畫的蹤跡。傳世的《人物故事圖冊》八開⁽¹⁰⁸⁾取材於《史記》毛遂自薦、屈子行吟、易水送別、完璧歸趙、博浪沙擊秦等歷史故事，筆法和書法皆俱見功力而仍顯稚拙，應為漁山早年賣畫養家時的作品。〈瀟湘八景圖屏〉八幅⁽¹⁰⁹⁾，描繪瀟湘煙雨、洞庭秋月、煙寺晚鐘、山市晴嵐、漁村夕照、遠浦歸帆等瀟湘勝景，並題以詩，屬當時頗為流行的繪畫題材，與《人物故事圖冊》一樣未題受畫人姓名。大約亦為畫家中年以前賣畫謀生所作。

賣畫所得之外，好友的周濟，亦不失為一個經濟來源。漁山早年有〈謝許侍御惠馬跡山芋〉詩云：“滑敵萐羹狀似鴟，從前馬跡少人知。祇今休作羊蹄誤，細剝細苗認紫皮。”⁽¹¹⁰⁾許青嶼與漁山為忘年知友，往還甚密，在經濟上給予周濟，事所必然。蘇州興福庵默容和尚，與漁山為方外交，從漁山學畫，復有志於詩。寒士與寺僧結緣，獲得周濟，古已有之。漁山與默容誼兼師友，得其相助亦

意中事。漁山為酬謝知友作畫以贈，青嶼與默容得漁山之畫獨多，以其有殉知之合，故頗多佳作。

蔡星儀曾分析作為職業畫家的王石谷、吳漁山與惲壽平三人早年的經濟狀況，謂三人皆以賣畫為生，石谷“以畫為市，致貨山積”；壽平“傷其家之貧，無以致甘旨於其親也。間繪山水以給旦夕。”既見石谷所畫山水，遂改畫花草禽魚，另闢生路。漁山“與石谷同里又同學，而且還受業於錢謙益學詩，王時敏、錢謙益都曾給他的畫題跋推許，但仍然被石谷畫名所壓，賣畫養母，處境仍甚荒寒寂寞。”⁽¹¹¹⁾就畫藝而言，三人同臻妙境，難分高下。然石谷長於交遊，廣通聲氣，故能以畫為市，正所謂“工夫在畫外”也。

漁山雖與壽平一樣兼擅詩書，才學優長，然性亦落拓，許之漸題其《仿古山水冊》稱：“漁山以筆墨妙天下，……每有所得，正如山中白雲，自堪怡悅，間亦持贈二三知己。若侯門大家，膾炙所集，往往去之如遺，不復隨群趨走，高懸聲價以熾日中。”至晚年畢瀧題其〈農村喜雨圖〉卷猶稱：“漁山潔清自好，於世俗多不屑意，人購其畫甚難，非財與勢可以致之也。”⁽¹¹²⁾其早年生計，與壽平一樣窮愁潦倒，要非無因。

漁山之母王孺人卒於康熙元年（1662）。大約至隨許之漸旅京之前，其妻亦亡。〈澳中雜詠〉第二十四首句云：“每歎秋風別釣磯，兩兒如燕各飛飛。”⁽¹¹³⁾漁山大約於康熙十九年（1680）秋在浙江桐廬嚴子陵釣臺與兩個兒子分別，兩兒像燕子一樣分飛東西，各自謀生。漁山此時始無家小之累，不愁俯仰之計。

出家修道以後，漁山的生活靠教會津貼，不必以賣畫為生，但依然十分清苦。〈六十吟〉句云：“辭家廿載等浮鷗，窮餓兼無兒女怨。”〈七十吟〉之二句云：“甲子重來又十年，破堂如磬尚空懸。蟲秋四壁鳴還歇，漏雨三間斷復連。……床頭囊橐都消盡，求舍艱難莫問田。”〈秋夜〉詩云：“秋雨過，夜如何？段頭新葺安眠處，小漏無多大漏多。”⁽¹¹⁴⁾然而漁山此時已由明遺民而兼天學師，生計之艱難更不足以易其心。

四、體恤民艱

明清之際，經世致用之學盛行。不少學者身為遺民，猶存利世濟民之心，興利除弊，不遺餘力。如陳瑚“避地昆山蔚村，躬耕以養。村田沮洳，瑚等導鄉人築岸禦水，歲獲豐穰。”⁽¹¹⁵⁾漁山自幼孤貧，長期生活在民間，直接接觸下層百姓，雖不能同乃師一樣以事功實用利世濟民，然對於民生疾苦感同身受，充滿同情體恤之意，時時形諸吟詠。

康熙十三年（1674），漁山作〈山中苦雨詩圖〉卷，寄呈許之漸，其〈歎雨十六韻〉云：“我本生吳儂，出門四方早。年年苦行役，何以舒懷抱？今年始歸來，學稼白雲島。一春怒雨翻，三吳盡浩渺。人家依萍浮，杵臼鳴空杳。漁火欲入戶，行舟振木杪。……地恐責歲徵，夜半濬江潦。憶從遠鄉去，風吹日杲杲。……風里捲黃茅，中心怒如擣。早計買漁舟，漁舟豈終老？”之漸和侯汾各有題詠唱和，王時敏題跋，謂三人“雖憂國願豐，感時觀化，所志不同，而懇惻纏綿，各窮其致。”⁽¹¹⁶⁾漁山苦於行役，歸來學稼，偏逢霪雨成災，生計無殊，連茅屋也被風捲走。但他仍擔心舛生計無殊，尤難免於重賦徵調，連夜疏濬江潦的吳地百姓。其民胞物與之心，較諸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之心憂寒士尤勝一籌。與這首詩類似的還有《三餘集》中的〈沒田詞〉：“爾田雨浪浪，我田水汨汨。大家築塹且開溝，新漲不分花稻沒。半年雨多難測知，妄信牛郎歌誤時。前村有舟結網罟，饑食魚蝦渴飲雨。後溪屋沒人何處？祇有鶉鴉啼在樹。此間沒田我最多，不沒催租歧奈何！”⁽¹¹⁷⁾

漁山又有〈農村喜雨圖〉卷，據陳垣先生考證，作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款題：“農村望雨，幾及兩旬。山無出雲，田禾焦卷。雖有桔槔之具，無能遠引江波，廣濟旱土。第恐歲荒，未免預憂之也。薄暮樹頭雙鳩一呼，烏雲四合，徹夜瀟瀟不絕。東阡南陌，花稻勃然而興，蓋憂慮者轉為歡歌相慶也。予毫年物外，道修素守，樂聞天下雨順，已見造物者不遺斯民矣。喜不自禁，作畫題吟，以紀好雨應時之化。”並題七絕云：“布穀終朝不絕聲，農家日望海雲生。東阡南陌一宵雨，沮

溺齊歌樂耦耕。”⁽¹¹⁸⁾漁山既為天學之師，其喜雨之情，雖與儒者無異，卻把甘霖之降歸諸“造物者（指上帝）不遺斯民”，則與儒者有別。而與上述題詠類似的，則有《墨井詩鈔》中的〈好雨〉詩：“黑雲起崇朝，好雨遍南畝。新禾鬱將興，慰此亢旱久。隔籬聞農歌，沮溺歡攜手。念被逃亡人，冒雨歸八九。彷彿涸轍魚，乍得西江澍。吾欲賦歸來，去伴綠簑友。……”《三餘集》中的〈慰農〉詩：“塞外雲來墨色奇，梅天正值伐刑時。師興定有傾盆雨，何用深愁農事遲。”⁽¹¹⁹⁾

由於漁山曾學耕稼，且將自己置於與農民同等的地位，對於農民勞作之苦租稅之重亦深表同情。如詠採棉花的〈捉花詞〉云：“浦田高下秋陰後，處處花苧吐八九。新婦捉得盈兜白，呼兒負歸日累積。舉家揀曬當及晴，晚收包疊落縱橫。上輸租稅次供紡，朝夕如蚤霜候響。不論花多時貴賤，但恐捉多腰力倦。”⁽¹²⁰⁾

《三餘集》中還有吟詠漁民的二首詩。⁽¹²¹⁾〈漁父吟〉云：“破網修多兩眼花，淘河不厭細魚蝦。採鮮曾進君王膳，四體雖老敢辭倦？撒網常迷水似天，歌殘醉傍蛟龍眠。鬢髭白盡豐姿老，驚遍風潮怕秋早。朋儕改業去漁人，聞比漁魚更苦卒。晚知天學到城府，買魚喜自守齋戶。”詩中以細膩真切的筆法，描寫了漁父生計的艱難。採鮮二句實為漁父困於徵斂的隱約之辭。而朋儕、守齋戶則為漁山自指，亦將自己置於與漁父同等的地位，謂其為天學之師，比漁父更為辛苦，到了教會規定必須遵守齋戒的日子，便向漁父買魚佐餐（天主教的齋戒禁食熱血動物，水族例所不禁），由此可見漁人者與漁魚者的和諧關係。

〈放舟把釣吟〉云：“春江昨夜春水生，早放漁舟春水行。自有綸竿把在手，不妨風雨綠簑聲。泛去桃花一路有，花比秦溪開最久。……隨潮莫漫去西湖，卻恐追租供使宅（原注：錢肅王時西湖有使宅魚稅）。漁山勸告漁人，去尋找有良田美池之屬，無徵徭租稅之擾的桃花源；而不要去徒有湖山景色的西湖，那裡的百姓在五代武肅王錢鏐時，苦於徵斂，連褲子都穿不上。

漁山雖身居“人不堪其憂”的清貧之境，其詩篇這樣憫雨憂旱，憐農恤漁，一再形諸吟詠，蓋有慨於民生之多艱，不啻為民請命，顯然繼承了屈賦杜詩以來的優良傳統，體現了明遺民的高尚品格。

五、人品與畫境

儒家古學講求學問與人品，明遺民則堅持文章與氣節並重。漁山為畫家兼遺民，古人論畫，首重人品，漁山在這方面早已為世所重。

陸廷燦《南村隨筆》稱：“墨井道人人品高逸，欲其畫者不可以利動，不可以力得，貴官大賈，求其寸楮尺幅，莫能致也。”⁽¹²²⁾張雲章則謂“石谷名滿天下，持縑素而諸者日塞其門。然高官大賈，皆得飽所欲以去。而漁山陞伏海濱，名隱然與之埒，求其寸楮尺幅，莫能致也。……余與道人無舊，而交石谷甚歡。然道人高致，非獨余高之，石谷子亦高之。”⁽¹²³⁾

漁山之為世所重，實由其平生敦尚人品，以志節自勵所致。他於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自題《山水圖》冊稱：“古人論畫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用筆點墨，大非細事。必須無一毫世念，澡雪胸中了了，而後了了於筆，自然與天地生生之氣，煙雲湊合，吐出萬象，無不如意。”⁽¹²⁴⁾蔡星儀評價惲壽平的山水畫稱：“他在山水畫中追求那種離世絕俗的清高境界，正是對醜惡的現實社會的一種憎惡和批判。他的山水畫的淨無纖塵的淨靜境界，正映照出他生活的那個時代隱遁山林，不與新朝統治者合作的遺老逸民的精神狀態，是他們那一層人在逆境中堅持民族自尊和正義感的一種含蓄的反映。”⁽¹²⁵⁾漁山的山水畫又何嘗不是如此。

漁山清靜恬澹的山水畫風，是其理想生活境界的寄託和其高懷逸致的體現，從其題畫詩中亦見一斑。康熙六年（1667）為默容作《雪山圖》軸題云：“澗瀑冰泉咽又鳴，四山飛雪入窗明。自甘僵臥茅茨裡，州縣無求問姓名。”⁽¹²⁶⁾十四年（1675）題《山水圖》軸云：“隱居祇在一舟間，與世無求獨往還。遠放江湖讀書去，還嫌耳目近青山。”⁽¹²⁷⁾題《竹樹小山圖》冊云：“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

幽。”⁽¹²⁸⁾又有題畫詩云：“流水閒過嶽麓西，幾重樹色隔雲溪。客來盡日吟窗下，松靜門無一鳥啼。”⁽¹²⁹⁾

元代倪瓚借竹聊寫胸中逸氣，漁山則借竹以寫自己的志節。漁山寫竹亦稱能手，傳世或見諸畫史記載的《墨竹圖》或《竹石圖》不下十餘幅。竹為歲寒三友之一，被視為君子志節的象徵，與明遺民崇尚氣節的精神正好相合，漁山在《墨井題跋》中反復道及：

“風霜之變，百卉披靡，獨竹君之蒼秀卓絕。”“崖石犖確，乃見竹君之節操。”“竹之所貴，要畫其節操，風霜歲寒中卓然蒼翠也。”“興來畫竹，要得其雨風流韻，霜雪灑然，乃得竹君之品格。”他還提到澳門海邊的棕竹“枝葉修整，蒼翠處蔭蔭欲滴，海風驟至，亦不甚欹斜。”⁽¹³⁰⁾這較諸一般士大夫以畫竹為尋常墨戲，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六、遺民的心聲

詩為心聲。明亡之後，遺民多以詩言志，發為哀怨之音，寄其家國身世之感，數百年後讀之，猶令人既悲其志，且高其節。《墨井詩鈔》所載漁山早年的詩作中，便不乏這樣的篇章。⁽¹³¹⁾

《墨井詩鈔》第一首《無端次韻》云：“十年萍跡總無端，慟哭西臺淚未乾。至處荒涼新第宅，幾人惆悵舊衣冠？江邊春去詩情在，塞外鴻飛雪意寒。今日戰塵猶不息，共誰沈醉老漁竿？”明亡後的最初十年，留給明遺民的是充滿血淚和辛酸的記憶，嶺南遺民陳恭尹有句云“十載愁人拜古祠”，易弘句云“十年王謝半為僧”，與此詩首聯上句，可稱同調。易代之際，衣冠之族，半破其家，漁山為名家子，蓋物傷其類，復自傷身世，故領聯二句云云。由於清朝統治者殘酷的民族壓迫，和對有正義感的漢族士大夫的鎮壓政策，江南名士遭戍遼陽者相續於道，塞外鴻飛，蓋有所指。而從戰塵不息一語，可知此詩大約作於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圍攻南京前後。

《病馬》云：“毛骨尚殊眾，秋深奈病何？戰場空草綠，壯士且悲歌。力盡塵無限，嘶殘歲幾多。主恩知不淺，淚血灑晴莎。”漁山作為明遺民，大約亦曾萌發過參加抗清復明運動的想法，然以寡母尚在，加上抗清形勢每下愈況，漁山十九歲

時（順治七年，1650），瞿式耜在桂林殉難；二十八歲時（十六年，1659），鄭成功圍攻南京，不久敗退，此後復明運動已成強弩之末。詩中描繪毛骨尚殊而臥病深秋力盡嘶殘淚血晴莎的良馬，和面對血沃草肥空無一人的戰場而慷慨悲歌的壯士，抒寫了報國無門的感慨，可視為漁山早年心境的寫照。

〈避地水鄉〉云：“二年身世歎如萍，兩鬢相看白漸生。舊里悲秋惟蟋蟀，異鄉愁雨共鷓鴣。南中見說收番馬，京口猶聞拔漢旌。安得此時爭戰息，還家黃葉滿溪迎。”順治十六年五月，鄭成功乘清軍攻雲南，江南防禦空虛，率甲士十七萬，合張煌言軍大舉北上。六月克瓜州、鎮江。七月下長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二縣，直薄南京。旋中清兩江總督劉廷佐的緩兵之計，輕敵遇襲，倉卒敗退，煌言兵敗亦遁，前復郡邑盡失。其後清朝統治者派兵增援江南，並大肆搜捕迫害抗清人士。常熟南瀕長江，又當清兵南下要衝，兵戈擾攘，深受其害。漁山大約在戰事發生後，率家人逃至鄰近水鄉避難，歷時兩年，艱苦備嘗，鬢毛漸白，仍未能還家，遂有此詩之作。腹聯上句，寫抗清義師在江南大敗清軍，下句寫義師倉卒撤退，鎮江（古稱京口）等地被清軍收復。漁山此時雖備受兵戈戰亂之苦，然遣辭以漢旌喻義師，以番馬喻清軍，敵我分明，正是遺民本色。

〈讀西臺慟哭記〉三首，原注稱：“宋遺民謝翱有〈西臺慟哭記〉，臺在富春江上。”之一云：“望盡王嗒山淚眼枯，水寒沈玉倩誰扶。歌時敲斷竹如意，朱噉於今化也無？”南宋趙昀祥興二年（1279），宋軍統帥張世傑在廣東新會崖門與元軍決戰，兵敗身亡；丞相陸秀夫負宋帝昀在嗒山蹈海殉國，宋朝滅亡。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1283年1月），文天祥在元大都柴市就義。謝翱字皋羽，福建長溪人，曾隨天祥抗元，聞天祥死，悲不能禁，每逢忌日，必集同志於名臺，慟哭祭之。至元二十七年天祥忌日（1291年1月），皋羽與友人同登富春江畔嚴子陵釣臺之西臺，設天祥牌位於荒亭隅，再拜跪伏，酹酒慟號，復再拜而起，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為天祥招魂：“魂朝往兮何極，

暮來歸兮關塞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遂有〈西臺慟哭記〉之作。

黃宗羲於崇禎十一年（1638）為〈西臺慟哭記〉作注⁽¹³²⁾，七年後遂有甲申之變，自謂所遇之境一如皋羽。前述毛子晉亦有類事之舉。明清易代之變使明遺民與宋遺民異代同悲，嗒山、西臺成為遺民愴懷故國自傷身世的精神寄託，一時江南遺民頗多西臺之詠，連曾經失節者的錢謙益也不能例外。如方以智之叔方文的〈謝皋羽慟哭西臺〉：“嚴子灘頭風雪飄，生芻一束薊門遙。傷心豈獨悲柴市，萬古嗒山恨不銷。”⁽¹³³⁾可稱同調。

〈讀西臺慟哭記〉之三云：“風煙聚散獨悲歌，到處山河絮逐波。最是越中堪慟處，冬青花發影嵯峨。”至元十五年（1278），元江南都僧統楊璉真伽發杭州、紹興南宋趙氏諸陵，攫取金玉珠寶，斷肢焚骸，棄骨叢莽。唐珣、王英孫、林景熙設計收其棄骨，葬於會稽山下之蘭亭，上植冬青以為志。謝翱作〈冬青樹引〉以贈珣，中云：“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恆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¹³⁴⁾珣亦自作〈冬青詩〉以記歲月。黃宗羲有〈冬青樹引注〉，與〈西臺慟哭記注〉並傳於世，由此冬青亦與嗒山、西臺同為明遺民吟詠頗多的題材。漁山〈無端次韻〉和〈讀西臺慟哭記〉所詠，與當時明遺民之同類吟詠，可謂同聲相激，同氣相求。

餘 論

在20世紀的大部份時間裡，四王吳惲被視為中國美術上的“復古派”代表，說他們迎合了清朝統治者的需要，是清朝統治者的“順民”，其繪畫亦無藝術價值可言。從上文對吳漁山的明遺民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四王吳惲一半以上為遺民，無視他們當年的斑斑血淚，而稱之為清朝統治者的“順民”，可謂厚誣古人！歷史人物錯綜複雜、豐富多彩的人生畫卷，絕非標語口號式的“宏觀概括”所能描繪。

吳漁山的明遺民形象，體現在其平生的志節行事上，對其人生道路的選擇有殊深遠的影響。作為受老一輩明遺民的熏陶而成長起來的新一輩遺民，吳漁山在政治上始終忠實於已經滅亡的明王朝，對清朝統治者保持不合作的態度。從早歲棄舉子業而致力於丹青；母死妻亡而頗與佛道方外之人往還，幾乎遁入逃禪一路；到隨西洋教士遊，赴澳門學道，為天學師以終其身，無不持守其明遺民的志節，為我們展示了一幅豐富多彩而個性鮮明的人生畫卷，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深刻細緻的追述。

【註】

- (1) 卓爾堪《明末四百家遺民詩》，民國初年鉛印本，《自序》，頁1。
- (2) 《輔仁學志》，卷五，第一、二期合刊，頁23。
- (3)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上冊，頁85。
- (4)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海外藏中國歷代名畫》，卷七《清》上，湖南美術出版社1998年，頁177。
- (5) 錢陸燦等纂《常熟縣志》，康熙二十六年刊，卷一八〈人物·邑人〉，頁48。
- (6) 佚名《海角遺編》，丁蔭祖輯《虞陽說苑》甲編，民國六年鉛印本，第二冊，頁3-20。
- (7) 吳歷《墨井集》，宣統六年鉛印本，卷二，頁18。
- (8) 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2000年，頁237。
- (9) 錢陸燦等纂《常熟縣志》，卷二一，頁11。
- (10) 《牧齋有學集》卷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下冊，頁577。
- (11) 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6年，第九冊，頁4297、4298。
- (12) 《吳梅村全集》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冊，頁577。
- (13) 王士禛《精華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頁7。
- (14)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民國二十六年刊，卷下，頁35-36。
- (15) 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卷六，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頁1141；惲壽平《鷗香館集·附錄》一，轉引自楊臣彬《惲壽平》，吉林美術出版社，1996年，頁297-298。
- (16) 王士禛《感舊集》，乾隆十七年刊，卷四，頁40。
- (17) 陸心源《穠梨館過眼錄》卷三九，盧輔聖主編全上書第十三冊，上海書畫出版社，頁236。
- (18) 《牧齋有學集》卷三二，下冊，頁1169。
- (19) 卓爾堪《明末四百家遺民詩》，卷一一，頁24、26。
- (20) 《牧齋有學集》卷二六，中冊，頁998。
- (21) 卓爾堪《明末四百家遺民詩》，卷二，頁48。
- (22) 《王煙客集》，民國五年鉛印本，《西廬詩草》，卷下，頁3。法從謂跟隨皇帝車駕，王氏祖孫三代皆官禁近，故云“恩波太液”，“五朝法從”。
- (23) 《王煙客集》，附錄《減菴詩存》，卷首，頁1。
- (24) 《吳梅村全集》卷一九，中冊，頁496-497。始興公指東晉宰相王導（封始興郡公），為王鑑遠祖。
- (25) 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卷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58。
- (26) 王祖畚纂修《宣統太倉州志》，民國八年刊，卷一九〈人物·明〉，頁39。
- (27) 龐鴻文等纂《常昭合志稿》，光緒三十四年刊，卷三二〈人物·彈琴家〉，頁38。
- (28) 《王煙言集》，《西廬詩草》卷下〈補〉，頁3。
- (29) 《中國繪畫全集》第二四冊（《清》六），文物出版社2000年，頁196-197。
- (30) 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08-209。
- (31) 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香港崇文書店1971年，頁52。
- (32) 楊臣彬《惲壽平》，頁17。
- (33) 徐珂《清稗類鈔》，第九冊，頁4085。
- (34) 蔡星儀《惲壽平研究》，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頁83-84。
- (35) 吳歷《墨井集》，卷二，頁13-14；卷四，頁66。
- (36) 《中國繪畫全集》第二四冊（《清》六），頁202。
- (37) 錢儀吉《碑傳集》卷一二六，《清代碑傳全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29。
- (38) 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153。
- (39) 程其珏修《嘉定縣志》，光緒七年刊，卷一七〈人物·忠節〉，頁7-8；卷一九〈人物·文學〉，頁19。
- (40)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上，頁17-18。
- (41) 《中國古代書畫圖錄》，第十五冊，文物出版社1997年，頁158。
- (42) 劉獻廷《廣陽雜記》，中華書局1957年，卷首，頁7。
- (43) 劉獻廷《廣陽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卷下，309。
- (44) 吳歷《墨井集》，卷二，頁16。
- (45) 張其淦《明代三千遺民詩詠》，《初編》卷九，頁5。
- (46) 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24。
- (47) 郡松年《海虞文徵》，光緒三十一年石印本，卷二，頁27-28。
- (48) 張應遴《海虞文苑》，萬曆三十八年刊，卷三，頁4。
- (49) 錢陸燦纂《常熟縣志》，卷一六，頁23。
- (50) 《牧齋有學集》卷四二，下冊，頁1435；錢陸燦纂《常熟縣志》，卷二二，頁40。
- (51) 錢陸燦纂《常熟縣志》，卷九〈徭役〉，頁9。
- (52) 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37-140。
- (53) 《牧齋有學集》卷四二，下冊，頁1435。錢陸燦纂《常熟縣志》卷二二《列女》頁40：“順治九年（1652），知縣湯家相給額曰‘節配共姜’。十四年（1657），巡按李森先表其廬曰‘旌節’。”可為“官長咸旌其門”注腳。又漁山生時，母年已三十八，此處言母年二十有三，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上頁6已指出其誤。
- (54) 周康燮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94。
- (55)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上，頁4-5。
- (56) 《牧齋有學集》卷二〇，中冊，頁849。

- (57) 《東方雜誌》，三四卷，一號，頁34。
- (58)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上，頁7。
- (59) 《海外藏中國歷代名畫》，卷七《清》上，頁177。
- (60) 吳歷《墨井集》，卷二，頁22-23；《吳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上冊，頁312-313，下冊，頁1464。
- (61) 張雲章《樸村文集》，康熙間刊本，卷二三，頁9。
- (62) 吳歷《墨井集》，卷四，頁65。
- (63) 施閏章《學餘堂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頁10。
- (64)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下，頁30。
- (65) 童一鳴《吳歷年譜》，《朵雲》第三八期，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頁79。
- (66) 吳歷《墨井集》，卷二，頁14。
- (67)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上，頁10。
- (68) 吳歷《墨井集》，卷二，頁22。
- (69) 宋琬《安雅堂未刻稿》，乾隆三十一年刊，卷一〈五古〉，頁24。
- (70) 施閏章《學餘堂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六〈五絕〉，頁7；卷四八〈七絕〉，頁17。
- (71) 程可則《海日堂集》，道光五年重刊，卷二，頁19。魚翼《海虞畫苑略》（小石山房叢書本）頁12亦載此詩，詩句略有改動。
- (72) 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卷五，頁28；卷六，頁9。
- (73) 《王漁洋詩鈔》，民國五年刊，卷五，頁3。
- (74) 王士禛《精華錄》，卷二，頁22。
- (75)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一六，中華書局1960年，頁381。
- (76) 吳歷《墨井集》，卷二，頁23。
- (77)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上，頁15。
- (78) 吳歷《墨井集》，卷四，頁65—66。
- (79) 梁清林《蕉林詩集》，康熙十七年刊，卷一一〈七言律〉三，頁7。
- (80) 龐元濟《虛齋名畫錄》卷九，盧輔聖主編全上書第十二冊，頁507-508。
- (81) 譚成志《清初六家與吳歷》，香港藝術館1986年，頁336。
- (82) 張雲章《樸村文集》，卷二二，頁7。
- (83) 陸心源《懷梨館過眼錄》卷三八，盧輔聖主編全上書第十三冊，頁230。
- (84) 《中國繪畫全集》第二四冊，（《清》六），頁183。
- (85) 陸心源《懷梨館過眼錄》卷三八，盧輔聖主編全上書第十三冊，頁234。
- (86) 王揆《西田詩集》，民國五年鉛印本，頁8。
- (87) 吳歷《墨井集》，卷三，頁42。
- (88) 全上書，全卷，頁43，子雲謂東漢揚雄，著《方言》。
- (89)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下，頁42。
- (90) 吳歷《墨井集》，卷二，頁23。
- (91) 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卷四《七律》，頁13。
- (92) 方豪《吳漁山先生〈三餘集〉校釋》，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85。
- (93) 湯斌《湯子遺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頁57-58。
- (94) 昭槤《嘯亭雜錄》，中華書局1980年，卷四，頁95。
- (95) 陳康祺《郎潛紀聞》，中華書局1984年，《三筆》卷二，頁671。
- (96) 吳歷《墨井集》，卷三，頁63。
- (97)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下，頁43。
- (98) 易宗夔《新世說》，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影印本，卷七〈輕詆〉，頁9。
- (99) 方豪《吳漁山先生〈三巴集〉校釋》，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89。
- (100)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下，頁31；方豪《讀吳漁山遺著札記》，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119。
- (101) 方豪《吳漁山先生〈三餘集〉校釋》，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90。
- (102) 黃伯祿《正教奉衷》，光緒二十年鉛印本，頁82-83。
- (103) 《戴名世集》，中華書局1986年，卷三，頁83。
- (104) 《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424。
- (105) 《藝苑掇英》第四六期，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頁34。
- (106) 譚成志《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63。
- (107) 張雲章《樸村文集》，卷二三，頁9；吳歷《墨井集》，卷一《吳漁山先生行狀》，頁1。
- (108) 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25-229。
- (109)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二二冊，文物出版社2000年，頁263。
- (110) 吳歷《墨井集》，卷二，頁26。
- (111) 蔡星儀《惲壽平研究》，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頁22-23。
- (112) 龐元濟《虛齋名畫錄》卷五，盧輔聖主編全上書第十二冊，頁452；卷一四，頁582。
- (113) 吳歷《墨井集》，卷三，頁48。
- (114) 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94；吳歷《墨井集》，卷三，頁63；卷五，頁97。
- (115) 王祖畬纂《宣統太倉州志》，卷一九，頁41。
- (116)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四冊，文物出版社1995年，頁419-420。
- (117) 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99。
- (118) 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20-223。
- (119) 吳歷《墨井集》，卷二，頁34；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101。
- (120) 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97。
- (121) 全上書，頁102。
- (122)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下，頁42。
- (123) 張雲章《樸村文集》，卷二三，頁9。
- (124) 《中國繪畫全集》第二四冊，（《清》六），頁173。
- (125) 蔡星儀《惲壽平研究》，頁39。
- (126) 《中國繪畫全集》第二四冊，（《清》六），頁164。
- (127)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上，頁20。
- (128) 龐元濟《虛齋名畫錄》卷三，盧輔聖主編全上書第十二冊，頁675。
- (129) 封尚禮《清初傑出的畫家吳漁山的畫與神學》、《道風》第四二期（1975年7月），頁38。
- (130) 吳歷《墨井集》，卷四，頁72；《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冊，文物出版社1993年，頁39。
- (131) 下錄諸詩見吳歷《墨井集》，卷二，頁17-18。
- (132) 《黃宗義全集》第二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43-249。
- (133) 方文《塗山集》，康熙二十八年刊，卷一二，頁9。
- (134) 《黃宗義全集》，第二冊，頁251—252；邵廷采《思復堂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三《宋遺民所知傳》，頁201-202、206-209。

〈倣趙大年山水圖〉軸 絹本設色 58.6cm x 35.5cm 吳歷作

